



7月4日,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电视剧创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古装剧美术要真实还原所涉历史时期的建筑、服装、服饰、化妆等基本风格样貌,不要随意化用、跟风模仿外国风格样式,要坚持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健康审美情趣,坚决抵制病态整容、“娘炮”审美……

这次座谈会的内容立即引发了多家知名媒体的关注,有媒体选取“坚决抵制病态整容、“娘炮”审美”进行重点突出报道,也引发广大网友对此进

眼 气

那年我九岁,小伙伴来找我玩,阳光晃动着,打在他喜气洋洋的脸上。我发现他穿了身新衣服,春天一样漂亮。他说:“春天真好,什么都是新的。”我懒得搭理,觉得他太优越了。直到又一个春天来临,我也有了新衣服,才回过神儿来。

效 仿

我爱吃嫩玉米,爷爷不吃,说:“老玉米挡饥。”

我爱吃玉米面煎饼,爷爷不吃,说:“喝黄糊涂过瘾。”

我大碗喝黄糊涂,爷爷喝起了刷锅水。

榜样的力量够大,我就是从那时起,一点一滴效仿,终于赢得“小抠”绰号。

砸杏核

小院里种有一棵杏树。

杏子熟了,爷爷登高爬梯摘给我吃,他不吃,说:“忌酸。”我说:“杏子怪甜的。”他说:“我怕甜倒牙。”

爷爷转而砸杏核给我,我嫌杏仁苦涩,不吃。爷爷“嘎嘣嘎嘣”细嚼慢咽着,冷不丁蹦出一句话:“苦尽甘来。”

疙瘩汤

那是晚秋的一天中午,爷爷收工回来见我在家,匆忙做疙瘩汤。

疙瘩汤做好了,爷爷坐小饭桌前,“吧嗒吧嗒”抽旱烟。

我舀满那个大碗,端给爷爷,又把筷子递给他,再返身舀满小碗,放小饭桌上,刚举筷要吃,发现面前是大碗。

爷爷说:“人长大,饭量也见长。”

真是的,不到一年,我就踮高5公分,或许跟爷爷每天喊我过来,大碗大碗喝疙瘩汤有关?

铡 草

爷爷喂有一头灰毛驴,有天傍晚我下学回来,见爷爷一只手续草,一只手握铡刀,很是费劲,我赶紧帮忙。爷爷问:“作业做完了?”我点点头,一把一把续草。爷爷双手将铡刀握得飞快。

铡罢草,我进屋拼劲写作业。爷爷戳指

一天清晨,乌鸦妈妈意外地发现,自己孵出的乌鸦中有一只是白色的,并且像雪球一样白得刺眼。她叫来丈夫说:“这是怎么回事?自古以来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它怎么是白色的呢?”乌鸦爸爸仔细一看——小乌鸦除了毛色外,其他并无异常。他想了想,“也许是返祖现象吧。”他见老婆一脸迷惑,就接着说,“人类就有返祖现象,也许我们祖先的羽毛就是白色的”。乌鸦妈妈半信半疑,但也只能面对现实:不管怎么说,小乌鸦毕竟是自己的蛋孵出来的,白就白吧,也许以后会变过来的。

转眼间,小乌鸦上了幼儿园。一天,他兴冲冲地回来:“妈妈妈妈,我今天拾了一块肉!”

“孩子真能干,肉呢?”

“我把它交给老师了。”

“你这孩子,你应该把它带回来全家吃,或者自己吃!你给老师,老师就吃了。”

“老师没吃,她和我一块儿找失主,

拒绝病态审美

●袁跃兴

行广泛讨论。

一些文化评论尖锐指出,文艺界文娱界“娘炮”“小鲜肉”用多了,久而久之会使观众误以为这就是文化或文艺的清流,就是文化、审美的主流。而实际上,这是对文化或文艺本质的一种错误认知。从本质上说,所谓“娘炮”是一种被动的审美变异,是外来文化的侵入,是文化和审美不自信的表现。所以,我们的影视剧、综艺节目中,选什么样的明星艺人站C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审美,这事关的不只是审美问题,更是事关我们的社会教育、文化自信。对此,我们整个社会这种文化审美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坚决抵制病态整容、‘娘炮’审美”,不是要求我们统一审美,而是要坚决防止审美变异;不是要反对文化文艺的多样化,也不是不包容,而是纠正娱乐文化中的畸形的审美倾向,这与“百花齐放”的文艺原则是不矛盾、不冲突的;对时下流行的“娘炮”审美现象,我们既要批

判,也要反思……

的确,近几年来,一些年轻花样男演员、小鲜肉占据荧屏,影视中的一些男性形象,社会上的一些男性,在服装、发饰、行为乃至心理上逐渐“女性化”,性别取向模糊趋势逐渐加剧,特别是荧屏上一些男性形象、角色,被塑造得过于阴柔化、柔弱化,“娘炮”“娘化”现象流行,以致有人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流行时尚和文化进步。

还有,这些年韩国“阴柔之风”浓郁的明星、日本明星、日本动漫及其文化氛围,对我国的娱乐文化、娱乐审美和流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娘炮”“娘化”现象,影响了我们一些青少年的审美趣味、性别倾向和生活方式。但如果在流行文化中,为了迎合潮流文化、刺激文化消费,吸引眼球而助长“娘炮”“娘化”现象的蔓延,则显然是文化文艺上的一种“怪胎”,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不可否认,“娘炮”“娘化”成为一种现象,实质

上也有资本在其中的助推作用。我们对商业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对我们的欲望、情感、审美判断力乃至社会的价值观念造成的影响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其实,在历史上就曾有女权主义者批评过一些历史时期中,男性精神气质出现危机的情况,批评男人们就像女人一样娘娘腔,男人都病了,缺乏阳刚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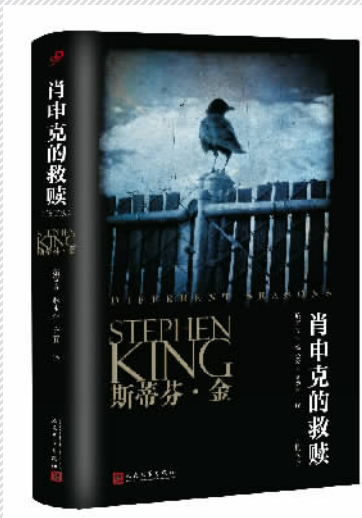
这次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电视剧创作座谈会,强调我们的文化文艺,要坚持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健康审美情趣,坚决抵制病态整容、“娘炮”审美,这是旗帜鲜明提出了反对娱乐文化突破我们文艺审美底线的问题。我们不认同所谓“娘炮”,但更呼唤我们的文化文艺,以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精神,摒弃矫揉造作的风格,扭转娱乐至上的倾向,向社会呈现更加积极、向上的文艺形象,展



示更加健康、阳光的审美,从根本上改变病态的审美乃至“审丑”,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有法,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这不是审美,而是“审丑”……

“娘炮”“娘化”的流行,带给我们文化的警示就是,面对消费主义文化浪潮的裹挟、娱乐商业资本的作祟,我们的精神世界不能出现“娘炮”“娘化”,我们需要警醒和防止文娱文艺文化变得“娘炮”“娘化”。我们热烈呼唤那些黄钟大吕、充满阳刚之气的文艺作品,我们更期待我们的文化文艺的崇高、雄伟、理性的精神回归……

文化视点



寻找自己的“鹤嘴锄”

——读《肖申克的救赎》

●李素华

近读斯蒂芬·金的小说《肖申克的救赎》,感慨颇多。这部小说讲述了年轻有为的银行家安迪因被冤枉杀妻而判终身监禁,最后凭借一把小小的鹤嘴锄,用19年时间挖通了一条常人认为至少需要600年才能挖通的地道,成功越狱,重获自由的故事。小说中安迪在暗无天日的肖申克监狱待了将近30年的岁月,从年纪轻轻到两鬓斑白,从受尽折磨到依靠才智一步步改善处境,直到最后重获新生。安迪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只要心存希望,找到一把属于自己的“鹤嘴锄”,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同命运抗争,就一定会迎来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那一天。

我们都知道,小说是作家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形式。故事中的监狱,是实景,也是隐喻。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深以为然。芸芸众生,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肖申克监狱”:事业的挫折,家庭的变故,感情的失意,身体的病痛……这些都是命运之神赐予人们的“监狱”。面对它们,是尽快救赎自己,还是沉沦其中怨天尤人?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然而,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一般是很艰难的。小说中的安迪凭借一把鹤嘴锄,用19年时间才挖通地道。其实,我们普通人也都需要一把属于自己的“鹤嘴锄”,一把能凿开“狱墙”的“鹤嘴锄”。它或许是一种知识、一项技能,也可以是一个爱好,一种信念。总之,它是我们身陷逆境时能赖以摆脱困窘,救赎身心的工具。

音乐家贝多芬28岁时突然耳聋,他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感受钢琴的振动,继续创作出了许多世界名曲,完成了对自己艺术生命的救赎。贝多芬的“鹤嘴锄”是那根细木棍、那架钢琴。凭借它们,贝多芬战胜了耳聋这座禁锢自己的“牢狱”。

史铁生在《秋天的怀念》中写道:“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21岁,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龄,谁也不想不到有一天他会突然患病。瘫痪,对史铁生来说无疑是一座可怕的“监狱”,他在这座监狱里苦熬了7年。好在28岁那年,史铁生终于找到了一把属于自己的“鹤嘴锄”,那就是写作。借助它,史铁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忘记了身体的病痛,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救赎。

好多人都都知道“感动中国人物”江梦南的故事。这个半岁失聪失去听力的女孩,通过刻苦学习唇语、看老师板书而成功考取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对她来说,双耳失聪是一座“肖申克监狱”,而这个女孩坚强的毅力和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都是她手中不可或缺的“鹤嘴锄”。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小说曾陪伴无数人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如果我们能通过这部书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番思索,找到一把属于自己的“鹤嘴锄”,在遭遇挫折时永远心存希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相信每个人都能像安迪那样,最终走出自己的“肖申克监狱”,收获精彩无悔的人生。



是旧人旧事——

从前点煤油灯;从前睡土坯炕;从前补丁摞补丁;从前吃糠咽菜;从前炒锅里不见油腥;从前蒸高粱面掺柳芽窝头;从前穿布鞋走土路……

偶尔也拍自己,在村小当民办教师时,头上箍着条白羊肚子毛巾。

爷爷闭眼睛拧眉毛,把牙齿都笑光了……

过去时不在犹在,多亏保存有那本发黄的相册。

走神儿

那年初冬的一天上午,爷爷心血来潮,要来县一中看望住校的我。

爷爷是第一次坐公交车,有点飘飘然、悠悠然。

突然听到旁边有人窃笑。那位俏丽女



●罗 萧

人指指爷爷腰间那条脏兮兮的粗布外腰带,跟人比比划划。爷爷额头出汗,如坐针毡。

车停了,车上的人下光了,错过的站牌,在等爷爷“趑拉趑拉”走回去。

柳杆子

那年开春,我要去师训班参加培训,爹非要送我,就为我节省坐公共汽车的钱。

我俩用一根丈把长的柳杆子,抬着铺盖卷一路晃悠悠悠,像逃荒的乞丐溜进了县城。

看我报到罢,爹就走了。大街里人流如潮,一晃不见了爹的踪影。

突然又看见爹了。不!是那根直上直下的柳杆子,从熙熙攘攘的喧嚣声中冒出来,于人流之上,一蹿一蹿一蹿……往前蹦蹦跹跹还怪快。直至到二环路上,被汽车带起的浮尘遮住。

那个老掉牙的海鸥牌相机,拍下的都

老照片

咳 嗽

每到年根,爷爷兜里就会装20块钱。

爷爷当过四年红军,县民政局每年发给抚恤金,他却舍不得花,抽茄子旱烟,呛得红脖子涨脸,咳嗽不止。

爷爷把队里的菜园子当家,因为咳嗽声太过响亮,偷菜人不得不绕道走。

那年隆冬的一天清晨,一口痰上不来,堵住嗓子眼儿,爷爷去了。

“咳!咳咳咳咳……”爷爷的咳嗽声犹在,至今仍听得很清。

神 纺

娘为节省灯油,竟然黑着灯纺线,好在纺出的线又细又匀,与白昼几乎没啥差别。

我在想,难不成,娘的指头肚能发光?娘说:“穷字压在头上,压不住精气神儿,心内那盏灯不拨自亮……”

哟!

记得是我读初一那年冬,有天夜里,

“最后一排。”

“怎么会呢?你的个子又不高。”

“青蛙眼睛近视,老师问谁能和它换一下……”

“你这孩子,就你眼睛好?”乌鸦妈妈打断他的话说,“老鹰、猫头鹰,还有鸣鹤,哪个不比你眼睛好,它们为什么不换?你们老师净找软的捏,明天我去找它!”

小乌鸦听了,眼里充满了泪水。

乌鸦爸爸看到了对老婆说:“吃饭的时候别教训孩子。”他又对小乌鸦说:“这次妈妈就不去找老师了。不过下次你可别这样了。后面都是不听话的孩子,坐在那儿会影响你学习的。”

小乌鸦饭也不吃了,他赌气地坐在那儿,泪眼朦胧中,他看到自己的羽毛由灰色变成了灰黑色。

小乌鸦上了初中,一天放学,它愁眉苦脸地回到家。乌鸦妈妈问怎么了?

“我们班评选班长,我差一票没选上。”

“你选自己了吗?”

娘还是为省灯油,摸黑给我纳鞋垫。

“哟!”娘突然尖叫一声。

我打个激灵,又沉沉睡去。

清晨,娘把一双鞋垫递给我。只见针脚歪歪扭扭,还有血迹。我没垫那双鞋垫,并非嫌脏,是心疼娘,不舍得垫。

后来人长大脚也相应变大,那双鞋垫就一直压在柜底。

娘的那声尖叫,一直响到今天。

原 来

恢复高考制度那年,我考上了地区财贸学校,后勤股每月发给饭票、菜金,将就能顾嘴。星期天却回不了家,两手拍光光,没钱买车票。

爹突然光顾学校,给我送零花钱。他是步行来的,一路给人磨剪刀菜刀,整整走了8天,就多挣几块钱给我。

学校放秋假时,我回到老家。爹说他也刚进家。我大惑:“这个把月,您去哪儿玩啦?”爹笑得合不拢嘴:“我去山区了,那里风景好,钱也好挣……”

原来,生产队解散,紧箍咒如烟飘散,去哪儿挣钱都中,再不会有人干预了。

旧习惯

爹当生产队长十几年,养成了举棋不定的习惯,走路也如此这般,左晃晃,右晃晃。

后来生产队解散,队长的职务相应被取消。

再后来,爹老了,旧习惯依旧带在身上,左晃晃,右晃晃。

他得找准重心,踩完剩下的那段钢丝。

终 于

老爹终于有了二层楼房,有了奥迪牌小轿车。

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甥外甥女,众星捧月般围在他身边。

喜庆的唢呐声响起,洋鼓铜钹的“咚咚嚓嚓”声响起。

歌舞团几对男女蹦蹦跳跳,间或斗斗嘴、磨磨牙,或来段二人转扭摆对唱,或玩个魔术、耍会儿把戏。

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来了好多人,熙熙攘攘忙个不停。

唯有老爹闲着,精神矍铄,在相框中,跟生前一样。

